

历史的表情

——川西农村采访 瀛年

文贤书摇著



目摇摇录

柔情与超越（代序）（员）

川西农村往事

- 激动了许多人的心（猿）
- 积草肥的故事（远）
- 绣红锦（怨）
- 在秋播的季节里（园）
- 为了实现增产计划（缘）
- 机声隆隆播友情（愿）
- 访老队长黄尚友（园）
- 大队长王心润劳动好工作也好（缘）
- 社员当家家务清（愿）
- 一个军属的葬礼（源）
- 徐妈妈（源）
- 楠木公社光辉的五年（远）
- 保管员戴肃仪（苑）
- 工分日清月结摇社员干活展劲（愿）

1

目摇摇录

- 建立“民主日”制度摇干部社员知无不言 (愿袁)
- 当干部为了什么? (愿缘)
- 杨德成硬是我们的好队长 (愿恩)
- 横天棒 (怨袁)
- 欢腾的茫溪河 (怨苑)
- 深切怀念毛主席摇红日永远照蓉城 (员源)

激情时代

- 田野上吹来清新的风 (员袁)
- 从实际出发建立责任制摇不搞“一刀切” (员缘)
- 一位青年农民的手 (员缘)
- 刘宏才三找陈书记 (员恩)
- 副县长成了农民争着要的“活财神” (员颀)
- 三位书记回“娘家” (员颀)
- 五百农民赶考 (员颀)
- 省委书记看望专业户 (员颀)
- 县委书记给专业户写春联 (员猿)
- 专业户先富带动全体农民富 (员猿)
- 专业户披红戴花受表彰 (员颀)
- 双春相逢乐融融 (员颀)
- 省委书记春节访农家 (员颀)
- 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工作中的问题 (员颀)
- 结合四川实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员颀)
- “一条线”有条件干好也只能干好 (员颀)



四川发展县级经济初战告捷	(员缘)
金温江引来金凤凰	(员怨)
比着干三年摇小康在眼前	(员圆)
扎根于这片沃土	(员愿)
省市领导为新兴公司起跳加力	(员缘)
依靠科技以厂兴村	(员愿)
“老乡”加科技摇如虎更添翼	(员员)
武侯区位居西部之冠	(员圆)
这里是镇定和团结战斗	(员圆)
灾后半月	(圆圆)
中央慰问团来到石板滩	(圆源)
当代大禹	(圆苑)
“沼气很好，是个方向问题”	(圆猿)
这里像花园一样美丽	(圆元)

改革天幕上升起的三颗星

“五子登科”招贤来	(圆缘)
从敦煌捧回金杯摇在阿里独占鳌头	(圆苑)
广汉县的“才神”真吃香	(圆怨)
第二次飞跃	(圆员)
“断桥”风云	(圆员)
新丰树新风	(圆元)

- 西出阳关的四川人 (圆蒙)
- 调整生产关系摇振兴农村经济 (圆缘)
- 突破口在哪里? (圆蒙)
- 赢得市场 (圆远)
- 广汉市率先“粮改”气势不凡 (圆苑)
- 互相竞争摇共同发展 (圆园)
- 发挥社员技术专长摇冒尖田里创高产 (圆园)
- 新都县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圆源)
- 受穷三十年摇一年就翻梢 (圆远)
- “飞鸟”精神 (圆愿)
- 今日“飞鸟”正凌云 (圆愿)
- 用精简会议节约的经费给干部发奖金 (圆源)
- 冒尖队长戴红花 (圆远)
- 活跃农村经济要坚定不移搞下去 (圆苑)
- 凤凰联合企业人均产值三千余元 (猿蒙)
- 邛崃县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 (猿蒙)
- 凤凰之家 (猿远)
- 古城的奋飞 (猿蒙)
- 社会主义回到人间 (猿蒙)

豪迈的步伐

- 飞越太平洋的电波 (猿蒙)
- 双喜临门 (猿远)
- 王有凤：四个多月喂出两头大肥猪 (猿园)
- 在少奇同志走过的路上 (猿缘)

天府石林	(猿猴)
这里也能通向高峰	(猿猴)
从“两岸猿声啼不住”说起	(猿猴)
大熊猫戴上了颈圈	(猿缘)
芦山县对公社干部实行招聘制	(猿韵)
在“千元村”里	(猿怨)
蜀乡绿竹掩映处摇农家新居入画图	(猿源)
不辞万里行摇寻得“果下马”	(猿远)
商周时期蜀地已有青铜文化	(猿愿)
十个阿拉伯蛋糕	(猿园)
迟抱的“金娃娃”	(猿圆)
让金碗装上金子	(猿缘)
“大动脉”在呼喊	(猿园)
发展新的优势	(猿缘)
经济公开摇政道人和	(源园)
八分地上的大文章	(源猿)
当代李冰	(源缘)
红军长征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松潘隆重举行	(源园)
权威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源源)
紧紧抓住农业这个重点	(源怨)
蜀道坦荡	(源圆)
山村小伙找对象也要姑娘文化高	(源远)
再回首摇机遇恰在山高石多处	(源愿)
平落镇走出小集镇建设新路	(源园)
天府出了个“迪斯尼”	(源缘)
足行千里亦悠闲	(源猿)

- 都江堰清明放水热闹非凡 (源猿)
 白云深处又一村 (源猿)
 新春逛新“城” (源猿)
 蒲江：民营春潮急 (源猿)
 犀牛登天梯 (源猿)
 远征天涯育良种摇志在天府再丰收 (源园)
 “五虎”跃上快车道 (源园)
 “天堂”“天府”共携手 (源苑)
 南江求实进取宣战贫困 (源猿)
 蜀乡巨变 (源猿)
 崇州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源园)
 蒲江经济发展驶上“高速路” (源猿)
 “绿色”自有含金量摇环保做出大文章 (源猿)

闪亮的风采

- 十年的“哑巴”说了话 (源猿)
 吕志良三下三上的故事 (源猿)
 赵彬“组阁” (源园)
 访“黄瓜王” (源猿)
 探索大熊猫秘密的人 (缘园)
 笔底芙蓉逗鲤鱼 (缘猿)
 打开闸门的勇士 (缘猿)
 蜜蜂 (缘园)
 菜摊上有位红军的女儿 (缘园)
 乐为城乡绿化忙 (缘园)

耄耋喜逢教坛春	(缘缘)
走在乡间小路上摇不辞辛劳写文章	(缘缘)
立功喜报到来的时候	(缘缘)
他带着改革的经验和设想进京	(缘缘)
小厂来了个女厂长	(缘远)
列车顶上的战斗	(缘远)
“神农”之路	(缘缘)
土专家成了洋博士	(缘远)
“马”背上的县委书记	(缘远)
金碑	(缘缘)
市委书记当主编	(缘远)
宁掷百万为一先	(缘缘)
五年开拓再进京	(缘远)
军中走来一“乡官”	(缘远)
王英宾迷上了“垃圾”	(缘远)
琪达：向世界名牌挺进	(缘远)
陈正明：不歇的步履	(缘远)
孔科军：为了父老乡亲	(远远)

柔情与超越

（代摇序）

摇摇如果有人要问，世界上最催人老而又最能让人保持青春的职业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新闻记者。当我在记者岗位上迎来春天的第三十次回归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惊异，命运对我竟是如此严峻又如此厚爱。

1983年夏天，当我刚刚摘下大学校徽，摇着一对漂亮的长辫子跨进四川日报社大门的时候，如果我早知道记者生涯中还会有这么多荆棘，我那轻快的脚步也许会变得趑趄不前。而今，我历尽沧桑，年过半百，仍然活跃在新闻采写的第一线，我不能不庆幸自己经受住了人生风雨的考验。

我是一个记者，事业需要我敏锐犀利，雷厉风行，四海为家，挥洒自如。但是我又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家庭需要我的母爱和柔情。我从来不是一个“铁”女人，有好多次，我在事业和家庭的引力场里几乎都要被撕碎了，但终于咬紧牙关

挺了下来。我超越了那一个个黑洞，继续走我的道路。

这些年来，我在川西平原上走过数万里路，写上千篇报道，其中也不乏引起震动之作。我不认为那些蘸着我生命的汁液写出的报道变成了尘土。昨日的新闻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录，个人的奉献已汇入时代的大潮。我常想，如果生活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那么我会对上帝说，让我还当记者吧，也许这一次我会做得更好些。

—

我的记者生活的最初七年，是在川西平原上的温江记者站度过的。那是我懂得生活并开始抒写生活的七年。是我流过汗水也流过泪水的七年。我像一只蜜蜂，在平原的竹篱茅舍中采集生活的花粉，我像一条小鱼，从江水冷暖的微妙变化中体察春潮的来临。

当时最为时髦的采访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了，我的采访生涯就是骑着自行车开始的。有人指着碎石铺成的公路和那弯弯的乡间小路，不相信我能骑，但我却在这些路上奔波了七年。我从成都骑车到过远在一百多里外的彭县楠木乡。我的第一篇见报稿就是跟着一位县委书记在自行车上骑了三天后写出来的。现在，当我翻出那张发黄的报纸时，那一串串清脆的铃声总要在心头回响。

在我的记忆珍宝中，有一幅画，那是一幅用钢笔在香烟盒的背面勾勒出的骑车人，旁边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妈妈骑车回来了。”这是我的丈夫、“森林诗人”傅仇从森林归来后，星期天带着两个儿女在我必经的公路旁等我时，把着女儿的手画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这条充满希望的路上等了我多少回，但我总让他们失望。

还有一个夜晚，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0年的冬天，我正在农村采访，城里来了剧团，难得看上一场戏的乡干部们欢天喜地去

了。我一人站在古庙改建的公社大院里，四周悄然无声，远远传来几声狺狺狗叫，我感到恐怖的来临，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关紧门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我的稿子。稿子写完，不觉东方欲晓，我无意间摸到了自己发热的鼻孔，才发觉被油灯的烟熏得黧黑。

在那些年月里，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落后使记者为之顿足。有一年，也是冬天，我采写了一篇急稿，必须立即送回报社，骑自行车是来不及了。我不得不在公路边去拦一辆过路的货车。车上装满了煤，驾驶室里坐满了人。我只得爬上车厢的煤堆，汽车一开动，北风在我耳边呼啸，我的长发在寒风中狂舞。途中，司机停车喝茶，我坐在煤堆上想，要是这些煤能燃烧起来该多好啊。可是我伸进衣袋里的手，触摸到的却是一支冰冷的笔。我把稿纸铺在腿上，一边往手上呵气一边誊写着稿件，眼泪却一颗颗滴落下来。

在那些艰难跋涉的日子里，我必须习惯孤独，必须忘记星期天，失去节假日，必须以一种冷清来平抚我回家的欲望。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我必须倾注全部心力。尽管如此，在我心中总要时时想着我的丈夫傅仇。我们共同生活了 40 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却总是那样仓促。分离，在我们爱情的日历上，是最为动人的一页。他爱飘着蓝色细雨的大森林胜过爱自己，而我却为明朗的、让人赏心悦目的川西平原所吸引，在相互默契而达到的相互理解中，我们各奔东西。也许这不是理想中十全十美的幸福，但我心里盛满阳光，美好而充实。

常年的分离，使我们格外珍惜团聚的时光。在那些飞逝的夜晚，我们谈森林，谈平原，谈创作的痛苦，谈采访的艰辛，我为他充满奇幻的诗句抒发感想，他为我的文章点缀着诗情。要说爱情上的伴侣，事业上的知音，那是幸福的我们。

1975 年 1 月，我们的儿子就要降生了。这时，他突然说他要

到森林中去，诗的激情在折磨着他，我理解这种创作的冲动，在雪中与他作别。五天后的深夜，我独自一人艰难地摸到了产院，儿子落地了，我却感到难忍的思念和孤独，我多么希望他此刻回到我身边啊！我提笔给他写信，写尽千言万语，却没有一句叫他回来的话。

几个月后，我忍痛放下怀抱中的婴儿，来到了农村。白天，我为了采访竭尽全力，夜晚，我思念幼小的儿女，有多少次难以成眠，幻想他们在一个早晨会突然长大，但是到了早晨，这些幻想总是成为霓虹的碎片。当儿子会说话了，我站在他身边，他嘴里含着手指，迟疑地叫我一声阿姨。我这才感到，一个母亲视为最圣洁的感情受到了挑战，我不能残酷地在事业与孩子之间作一个选择。这一切都是我的生命，我必须在热烈拥抱孩子的同时，同样紧紧拥抱我所钟情的川西平原。

这七年我写出了不少受到省委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好评的稿件。直到1976年，那场浩劫扑来，我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培养的苗子”，被迫中断了正常的采访工作。一个刚刚开始脱颖而出的希望突然破灭了。我能经受得住这严酷的打击，多亏了这几年生活给我的磨炼。

二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闻工作开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局面。我个人在新闻业务上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把自己的每一篇作品都看作是一次创造，我觉得采写新闻是一件庄严的事情，它是那种用最快的速度写出来而在最长久的时间里去经受考验的东西。我又回到了川西平原。平原依旧年

轻，而我已人到中年，必须在这里追回那失去的青春。

1982年的春天，新津县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装了十年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的心颤抖了，我熟悉许多农村党支部书记，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有的含冤离开了人间。而这位农村基层干部却用装哑巴的方式，熬过了风雨如晦的日子，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郁积在心中的冤屈，打破了十年难耐的沉默，他该有多少话要说啊！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他家，听他诉说那催人泪下的故事。我与别人合作很快写出了通讯《十年“哑巴”说了话》。见报后，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共鸣。人们说，看了使人想起白毛女，“四人帮”把一个生理正常的人逼成了哑巴，而三中全会刚过，就还回了“哑巴”说话的权利。

多少年来，我觉得当一名记者应该敢于触及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敢于说出别人没有说出的话。1984年初，我来到了卓文君的故乡邛崃县，这是中共四川省委确定的第一批农村综合体改试点县之一。他们在搞活经济中，把节约会议费用的钱用来给农村干部发奖金，一时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样是搞乱了，搞糟了，省里也有不同看法。县委和温江地委感到压力很大。如何看待改革？活跃农村经济要不要搞下去？我认为报纸应该给予明确回答。我及时采写了消息《活跃农村经济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和言论《进军号与退堂鼓》。见报后，受到省委领导的重视，温江地区的县委书记们争相阅读，他们说这是一篇“及时雨”，回答了农村干部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总是竭力加快脚步投入到农村的改革洪流中去。而我的丈夫在十年浩劫中身体受到摧残，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他对大森林的热烈向往，最终只能是一种遥远的怀想。我每次外出采访，总把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告诉他，让他创作的生活之源，不致枯竭。他因

我的信息而受感染，他的眼镜片后面闪着异常兴奋的黑眼睛。

1985年，四川遭到特大洪灾。我奋笔写下了《被洪水包围的乡村》等几篇通讯和报告文学，他在家里怎么也呆不住了，我只好陪着他带着有病之躯，来到成都附近的灾区，写下了通讯《当代大禹》。

以后的日子，他步履艰难，生活不能自理。我为他不能自由地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而极度忧伤。但他却整天伏案，呼唤着森林长青的生命。他握笔的手颤抖着，他的呼吸短促而沉重，我深深地感到，他在艰难地爬越着生命的黑谷。冬天对于他是过于严寒了。为了使家里那只火炉能燃起火苗来，我曾在别人装炭的屋子里，用双手收集遗落的煤渣；为了让煤烟远离他受损害的肌体，我四处奔走找煤气罐，结果却一无所获。我想，命运对他是不公平的，我为他而暗暗流泪。

那段时间，我的采访任务很重。农村改革正在不断深化，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我不能有一点放松，但一走出家门，我总要想着他，压在我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1985年冬至这一天，广汉县召开引进科技人才的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点子，在此之前已经作过一些采访。但这一天，傅仇的病突然加重，我只能在家陪伴着他度过这可怕的一天。第二天一早，我冒着寒风跑到长途汽车站，赶上去广汉的第一班车。到了那里，我抓紧采访，当天晚上又赶回他的身边。天亮时我帮助他穿衣洗脸，在床头柜上写出了《谁有“才神”谁先富，五子登科招贤来》的稿子。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较早地在报纸上提出了科技与生产第一线相结合对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问题，敏锐地触及到人才流动这个难点和热点，给处于改革前沿的广汉县以有力的支持。不少科技人员拿着报纸要求到广汉县落户。

每次外出采访，我最怕看见的就是花圈和送丧的人群，我怕这些成为某种不祥的预兆。但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是来了。

那是1983年，当我被评为主任记者的时候，而与我相依为命的人，却在他生命中的第27个太阳升起之时，永远地告别了人生。猿月缘日那天，他躺在病床上，伸出枯瘦的手拉住我，眼里不停地流着泪，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但一句也说不出，我没想到事业和爱情的最后一次碰击，竟是这样灼痛了我的心。

全国各地送来的花圈堆成一座小山，在我眼里，那是一片圣洁的雪。

森林中的一棵大树倒下了，但他留给我的精神支柱却没有倾倒。1985年猿月猿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傅仇“森林诗人”的光荣称号。在命名仪式上，我感到他正注视着我，默默地祝福我继续走那艰难的记者之路。

三

我又走在川西平原的乡村小路上，悲伤并没有离我而远飏，但它却不能摧毁我为新闻事业而献身的那颗心。我知道那午夜的灯光，那把旧式藤椅，那最后一本森林诗集，在我眼里都是说不完的故事，是飘不完的风雨。从今以后，只有我一个人去编织那故事，只有我一个人走进那风雨了。

猿年来，我在一个女记者的坎坷道路上奉献了青春，也奉献了爱情，值得我宽慰并催我奋进的是，我的一对儿女也走上了我的道路，他们成了新华社和四川日报社的青年记者，我为他们祝福。

平原上的干部乡亲们关注着我，鼓励着我。这几年，我在新闻业务上有了新的飞跃，我觉得自己的记者生涯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春

天。我为自己在“知天命”之年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感到自豪。

我经常深入广汉、新都、邛崃等四川农村最早进行综合体制改革和县，总结他们改革的历史经验，探讨深化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写出了一批深度报道，为宣传改革，宣传党的十三大精神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多次受到四川省委领导同志和读者的表扬。

不知怎的，我采写热情像一股压抑不住的涌泉，不间断地写出报道。没有想到，我苦苦追求了几十年，奋斗了几十年，当自己即将走到晚霞时分时，才找到了最好的实现。我怎能不感谢我们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怎能不珍惜自己的新闻生命呢？

有的朋友见我一年四季在外奔波，乐此不疲，常常劝我说，已过缘岁的人了，何必那样辛苦呢？我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我无法忘记那块平原，我不能离开它。

川西平原在我心中是一片新绿，一片金黄。那新绿洗去岁月留给我的白发，那金黄给我的事业以灿烂的风采，只要平原长在，泥土长在，我生命之树也就长青。

（1985年为《中国女记者》一书所作）